



庸或問 并 讀法

0仁12  
131  
17

2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甚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

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

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

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

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

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渙切著明矣○勉齋黃

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

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

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

與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

131  
卷 19





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

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各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闕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

闕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



中庸大全 論語 二  
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袞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袞讀以章句子細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者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覩見聖賢述作傳授之

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

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

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

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

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

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爲之章句又提其宏綱

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

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

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

而天下平底事

雙峰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

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

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

不易  
窮究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

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

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未發之前無所偏

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之用

言見諸行反形句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



中庸大全 卷一  
一  
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下有當同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

以見非截然而二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

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格庵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予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



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

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不若

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妥反異而其常久

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

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

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

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

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

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

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

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

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甸反

夫音扶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

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

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

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而亦豈同流合汙音鳥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

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湯武之放

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



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  
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  
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  
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  
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  
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

○曰此篇首章先明

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

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

發之中乃古人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

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  
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

和而曰中庸也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

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

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

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

也○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為字去聲下為人同○藍田呂氏曰

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盍亦用



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與夫曰  
 自輕其身滋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  
 為人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  
 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  
 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  
 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  
 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  
 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  
 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

未瑩鳥定反乃似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

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

發之際亦豈若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

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去聲

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



一 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句其本皆出乎天而

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

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

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

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

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故以命言之則曰元

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

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

不統於其間黃氏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

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

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

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

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

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

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

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

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

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

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

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

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

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

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荀揚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註○朱子曰論萬物之一

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命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率性之謂

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

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

扶問反

以至於

敬長

上聲

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

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

彼列反下有別

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

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

此言性與道之全體

所謂性者無一物

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

此言性與道之

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

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

秦醉反

開落亦皆循其



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

君臣義豺反獺反之報本禮雎反鳩反之有別

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

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眾處之一塊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眾蓄之一蟲之肉與眾啣之一罪無疑與眾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詩傳云雉鳴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竝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擊而有別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去隔而所謂至也

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

之所得為哉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

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



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人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尺淺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

聖人之心清明純粹

精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

天理渾然無所虧

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

天下使夫

音扶下同

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

親疏之殺

所戒反

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

有以別

彼列反下同

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

扶問反

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下無知同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



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

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

所欲違其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

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

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

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上聲為之也陳氏曰因人生

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

辨其親疎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緦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任卹睦嫻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



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

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

有性道而去聲其所本無音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

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而欲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

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

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

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

有箇虚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世儒

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

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

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

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

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固有

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



推行力行之事也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

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

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

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旬反各有條理者

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程子曰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生時

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

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

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

發不中去聲下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

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

非復扶又反又也後不及音者宜以意推之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



自然發見之意矣

藍田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

蕞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

子所以不取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

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

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

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已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又曰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獨其



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

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

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

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

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

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

以為事明之○陵陽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

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

率以為一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呂氏所謂先

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

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

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

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

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複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藍田呂氏

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以稟於天

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

不及故品節之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

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

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

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改本又

過不及者不可以不修此先王所以制禮

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



位之不同必欲為法  
於後世不可不修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

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氏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

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

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程音亦近於意有

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

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情為非性

廣平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

人欲非性之云也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曰然則呂

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

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上止於游

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



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其意  
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  
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  
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  
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  
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

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  
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  
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  
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  
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  
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  
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  
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



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

先則反

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

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

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

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

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

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

三山陳氏曰君子必欲存養持守以

保全之者正為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飢食渴飲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是以

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

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

去聲

之則亦判然二

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

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

其耳之所不及聞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

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

去聲

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

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

形句反

是圖禮

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



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夫音扶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似須要塞其來路

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

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

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

形旬反下以見同

於聲音容貌

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

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

蓋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

是以君子既戒懼

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

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

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



與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過人欲存天

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

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

而入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

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謂體仁曰諸家之說皆以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

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

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

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

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

也是固不容於不與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

何必若是之重平聲復音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

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朱子曰戒懼是未

有事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

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

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



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

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

程子曰要

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

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

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

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

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

去聲

各有血脉理甚分

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

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

碎之譏而其繁復偏滯而無所當

去聲

亦甚矣

朱子曰其之一

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慎其獨對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

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

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

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

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與指也合而言

之亦何不可之有哉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

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

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已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已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已既知則人必知之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

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

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濶處然經文所

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

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

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

音扶

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

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

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

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

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虚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

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田監

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德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



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  
 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  
 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  
 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  
 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曰心者  
 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為主而不為  
 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  
 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  
 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  
 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  
 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  
 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  
 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  
 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

似亦有所未盡益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  
 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  
 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  
 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  
 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  
 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聲下  
 之別必列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  
 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



音昌 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

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龜山楊氏曰夫盈天

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

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

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

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

用而不知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

竊謂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

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

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

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

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

道是認欲為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

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衣食

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  
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  
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  
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  
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  
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  
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  
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  
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  
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  
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  
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  
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  
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  
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



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附纂黃氏洵饒曰而實相為體用即是已發之中具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其變無窮即中庸而非平常矣即經也獵涉微幸又下一等人昏蔽錯雜就本性說乖戾舛逆就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

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

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骨



腴

音與肥也

今瘠

音夕瘦也

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

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

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

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按

音教

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

去聲

從

七容反

容而自然精切

者又不超

通作壻施智反

砩砩

音武夫石之次玉者

之與美玉也於此

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

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

中和

終之所至極

位育皆不

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

攸當

去聲下其當同

方其未發渾然在中

渾上聲後凡言渾然音同

無所

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

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

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



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  
 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  
 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  
 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  
 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子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在我者或幾乎息矣  
 惟君子自其不睹

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  
 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  
 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  
 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  
 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  
 之行日以益廣矣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為致和血脈相承如此○格庵趙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  
 致者用力推致



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

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

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驩與歡欣交

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朱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

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

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

功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

用究極之惟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人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

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

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的行者志於歸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

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

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淡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

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

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

聽之內耳目初非有二物也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有是



用方見是體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

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

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

亂凶荒胎殯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

樂記曰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殪殯音獨內敗也殪呼璧况秋二反裂也 凡若此者豈

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

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

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

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為盡耳曰然則當

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

夫音扶下同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

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

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

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

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春秋戰國時之孔孟是也 其不能者天



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唐虞之四凶有

周之管蔡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

固是堯舜事業竊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曰二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擾便是一家萬物育

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

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

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

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

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

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

去聲後凡言中節音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

論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

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

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識反

之見其竝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

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



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耶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

書益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

去聲下未當同

向非呂氏問之之審

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

者尤當虚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

為定也

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

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

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其說中字

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

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

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

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

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

藍田呂氏

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為義自無過



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朱子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甲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問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或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此為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

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為性則是稱圓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

呂氏又引允執

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

發之中也呂氏又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藍田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

則程

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息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



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

為是也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

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

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

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曰然則程子

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中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

筆列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

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

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

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

也蘇子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朱子曰已發而去

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

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

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

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失大本也○朱子曰赤子之

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

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



不須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

窳索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

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

發而言也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曰諸說

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

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

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朱子曰子息只說喜

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也

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

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

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

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有始得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

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

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

可而便以纔息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

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



未可也三三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

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

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

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而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朱子曰至

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

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

○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問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奉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齋續充耳凡物之過



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之前後垂者黻他口反黃色冕兩旁纒也纒音曠綿也蓋以綿為圍而其色黃名曰黻纒也○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纒有知覺便是動為問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瞋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

而設旒纒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音勅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曰絢謂之拘以絲為之著烏履之頭

以為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為酒戒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纒

所塞先則反後竝同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

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畱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

可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畱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纒說勿字便不得也○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纒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

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



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

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衍然而有幸其間紕篇夷反漏

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偽獨微言之湮音因沒

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

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

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虚心以求之說也

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庶幾音同蓋其病

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

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

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

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

發見賢遍反後凡言發見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

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

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陟畧反意推求而

瞭音了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

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



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

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

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

塊苦怪苦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

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

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刺即葛而不勝平其可疑也程子

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藍田呂氏曰人莫不

不及之為中未及乎所以中也知義理之當無過無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  
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  
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  
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  
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  
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  
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  
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  
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  
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  
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朱子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  
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楊氏  
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  
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



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同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地者

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

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

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

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

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



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

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

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反正作謚○二句出禮記郊特牲篇

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

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

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

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平聲後凡言不應音同

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

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

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

哉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程子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

伊川亦嘗稱明道字○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

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



之正也

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

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

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

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

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

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

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

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

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

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

帝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

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

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

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

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

德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

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

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

曰小

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

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

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

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



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

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

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

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

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

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

中庸則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

不可 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

之奸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藍田呂氏曰君

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

君子之心又遠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中庸

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

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

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

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

其奸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

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

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

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

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

中庸大全

或問



文不能暮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

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下同不能久

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

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

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

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暮月守者不同文意

益明白矣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

之說故說者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

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

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

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

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

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

篇之旨矣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

中庸之要法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

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



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

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

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諸家之

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

者則有以切中

去聲

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

月之章而自省

悉井反

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藍田呂氏曰中庸者

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

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

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濶

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

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

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

能久矣之意也

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

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



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朱子曰此正曰測度侍洛深微揣楚委摩事變能知

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

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

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

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

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

音鳥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

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

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

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

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

味之正則必嗜時利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

之而不失矣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可

闕處在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是人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下文之知何也曰此亦承

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上章既歎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過則道行矣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

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

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藍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

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程子以為執

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

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

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

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

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

不及而不可行哉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

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耳

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菴月守者而

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

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

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夫也歟曰諸說如何

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

本意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

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行中唯呂氏之論顏子有

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

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

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

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實而足以見其深潛正

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

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

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凡聖人之卓不足



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  
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  
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為像求 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  
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

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

矣哉 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  
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息而得者也

故曰擇  
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  
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  
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

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 七恭  
反 容而中節也若曰中

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之渾然無過不及苟

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

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

雖若甚易 去  
聲 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

之其旨淡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

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

其所無事焉夫 音  
扶 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



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

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

殊不可曉也已

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為舜則絕

學無為矣○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

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

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

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

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

處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

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

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

三山陳氏

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

子路好去聲

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

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

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



也然凡物之情唯强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

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起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

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問言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

如何是無依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直立於此

中間無所依著久之必倒去問若要直立得住須用

強矯曰大故要強立潛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

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

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

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

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藍田呂氏曰矯之為言猶

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為器故曲者

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

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顏

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

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為僚音素

○呂氏曰素讀如僚鄉固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

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

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

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



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

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

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

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

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廣平游氏曰遁世不見

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

見所謂費而隱也通考趙氏惠曰韻書費字在八未

者芳味切註散財用也其音如論

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

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回而近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

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散也散乃

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

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焉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

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

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而不能形載地

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

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



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白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  
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  
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  
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  
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  
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  
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

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  
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于夫婦極其近小  
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  
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  
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  
反書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皆  
此意也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



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

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

惠之徒既已失之於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

智滄

音希混濁也

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

去聲

則又析其不

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

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

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

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

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

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

何疑耶

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為隱

則小之為義非奧妙之謂也謂之費而

○曰然則程

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

緊居忍反為去聲

與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  
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  
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  
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  
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  
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  
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  
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

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

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鄧反

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

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

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止心

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

所滯礙牛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

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程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



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  
 無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息為機變之巧而已○  
 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  
 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  
 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  
 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  
 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  
 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蛟峰方氏曰或  
 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  
 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  
 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主張  
 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者乃指此心之有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  
 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鳶魚  
 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勉

強期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  
 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  
 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  
 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  
 前說恐人無下手處 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  
 故改從後說之實 去  
 聲 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  
 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  
 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  
 問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  
 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



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潛室陳氏曰今做工人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

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音俗之常談釋氏若

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

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

謂則夫音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

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

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

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

問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

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

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

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



安藍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

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

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

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

者但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

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



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聲物而人亦無

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

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

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生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

乘張若詔場涉反一音習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滑

音骨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七聖者方

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詔朋四昆閻五滑稽六及黃帝

也此六名皆寓言迷謂迷失具茨之道○廣平游氏

曰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患者所可知非有

為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

之成而業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

知

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母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

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為至矣

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

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

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

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

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

正意也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

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

中庸



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夫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

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

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瞽茂務

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致也子思之意其不出此

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

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

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淡論也新安陳氏曰侯氏說

已見章句但其間未有文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為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

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

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

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

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

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



中庸九章  
五十九  
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  
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  
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  
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  
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  
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  
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

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  
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  
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  
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  
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  
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  
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



庸言庸行之間益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豆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

哉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曰

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

矛莫侯反兵器建於兵車長一丈一盾食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牽

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



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

上聲

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

程子說詳見論語吾

道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耳者蓋於已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學者忠恕是人道

非背

音佩

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

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

去聲

為之說之過也夫

音扶下同

師違穀七里而殺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通諸反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



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

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

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

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

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

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

以為猶形影者已可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上蔡謝氏曰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

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

上聲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

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去聲

為同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忠

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於中者既忠則發出

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心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

是忠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

俱生之語若未瑩繫定反耳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



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眾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得若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人之原忠恕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呂氏改本大略不盡

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

以下為未盡善

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

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貌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

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眾人也以眾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眾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眾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



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眾人之道止在眾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

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為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廣平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願言謝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願行矣謝



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上蔡謝氏曰以

天地之理觀之忠警則流而不息恕警則萬物散殊

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河東侯氏曰忠恕一

也性分不同夫子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忍亦曰天

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闕毗亦反有

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

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忍耳

其曰不忍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

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忍乃因人而

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

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

之氣因人之不忍而有似於不忍則可若曰天地因

人之不忍而實有不忍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忮

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

已其於音鳥穆之命也豈不誤哉上蔡謝氏曰程子云

天地之怨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忍或言天地

何故亦有不忍曰天地因人者若不因人何故人

能與天地為一故有意必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

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為

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

豈中庸之旨哉

廣平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已則將以至忘已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及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楊氏

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

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

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

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

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

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

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

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

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

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陵

反之差而已也

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為道與之二矣道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



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况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為己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

侯氏固多踈濶其引顏子樂道音洛

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

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

河東侯氏曰為道如言顏子樂道同又曰

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聖

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

蓋近世果有不得其

讀音豆

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

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

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此評橫浦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

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

張子曰責已者當知

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只說不尤人一句

呂氏說

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

克角反實而



有餘味也

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

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人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已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

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游氏說

亦條暢而存亡得喪

去聲

窮通好醜之說尤善

廣平游氏曰素

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袵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



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

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偶得禽亦非行險徼

幸之謂也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

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

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

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

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以禮樂為善內志正

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

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

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

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息所以詭遇也則異

於是矣附纂黃氏洵饒曰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

行險徼幸乃全是不好

聲去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義與著其說

之說甚當附同而指意乖刺即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僧總

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

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

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同得更理會

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

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

人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

自得也豈可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

但侯氏所以

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

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



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子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

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

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

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朱子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于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



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新安陳氏曰又一條釋昭明惹蒿悽愴已見本章章句下而鄭氏釋

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

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嘘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曰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昏便是魄漸要散

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

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

去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

以明此而書所謂徂

叢胡反往也

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

耳

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朱子曰問禮言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

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



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鬼神

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但是魂之上升是魄之降下○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以明此皆不重出

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

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

子宋反

以言亦各得

其義焉

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之神之鬼一條已載章句下

學者熟玩

而精察之

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

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

如謝氏所

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上蔡謝氏曰這箇便

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

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

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



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亾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

張子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歟○藍田呂氏曰

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亾所伸者無息而程子數

音辨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

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

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

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

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

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格庵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

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

來來去去其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

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或



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  
 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  
 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  
 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問  
 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  
 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  
 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道士將一把碁子令將  
 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  
 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  
 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  
 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  
 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  
 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却  
 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  
 得鬼神在虛空中碎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

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朱子曰歸根本老  
 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  
 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  
 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  
 上這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游揚之說  
 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  
**皆有不可曉者**廣平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具道之  
 妙用也其德固不盛歟夫欲知鬼神  
 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  
 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  
 之猶不可又况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  
 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  
 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  
 其德言也○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  
 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



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便

是而以其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

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

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

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

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

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

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

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

者其謂此類也夫音扶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

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

得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實

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

德侯氏解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

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形而

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雙峰饒氏曰鬼神之為德與中庸之為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

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



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

氣先乎物而言順耳

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

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

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

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

程子曰知天命

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

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藍田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踰于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楊氏所辨孔子不足以及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龜山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蹠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

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

他談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亾者存則反為衍

延面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亾者果

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

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

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

語顏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天壽不齊何也老子

曰死而不亾曰壽顏子雖夭而不亾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

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

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



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

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

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沮音之哉河東侯

氏曰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焉固以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歎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

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藍田呂氏曰

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

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犬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



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耐男耐于皇祖考女耐于皇祖妣婦耐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耐于諸侯耐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耐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孫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穆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報孰可以裸質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其旅酬於宗廟之中

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忍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蓋矣○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序所以辨貴賤也玉帛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帛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太宗伯泄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醕尸之獻下待羣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



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亾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游氏

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淡有補於名

教廣平游氏曰武王為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

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

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然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



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格庵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附纂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

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藍田呂氏曰事上帝

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

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韶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



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  
余六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  
反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蓋太  
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  
 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  
 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  
 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  
 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

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

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音挑○朱子曰古者世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

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

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  
 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  
 右為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合祭也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通考**趙氏憲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于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列牖下假以先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大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攷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大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

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二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裸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簋簋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飯而言禮器云一獻質



再獻文五獻祭七獻神七獻祭先公此言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姪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

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

昭之北廟六世祧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

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

穆者祧則昭者不動

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祧昭則羣昭皆動

而穆不移祧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

此所以祧必以班

為昭必以孫

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祧檀弓所謂祧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

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

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王父乃祖也所使為尸者與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

子事父之道也

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

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

去聲下同以管蔡邲

成音霍為文之昭邲

音于晉應

平聲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



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

格庵趙氏

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邲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邲晉

應韓者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

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

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

設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

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

儀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雋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禘不

陳毀廟之主

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禘又曰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大禘則已毀

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為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

二世其禮未有

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



禰乃禮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曰

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

余竊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

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

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禱而二新安陳氏曰所引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

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

不可考音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

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

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也朱子曰享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

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

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謂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之

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

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雖其數之不同然其

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鄭玄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音

緝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

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

組緝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

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

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

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

為六廟矣至共音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

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

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

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

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

二穆之上以祀高音圍音亞圍如前迺遷至于懿王而

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

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格庵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惠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

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曰然則諸

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

意其或然也

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

也○格庵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先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

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

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

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



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

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朱子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

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太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各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

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大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即下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也諸侯之黜於九反聖音惡斲音角

中庸大全 戊子



反 礩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桷音角

曰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格庵趙氏曰山節謂構櫨刻為山形

即今之斗栱藻稅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

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酒壁○黝黑也聖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聖斲削也礩磨也○倉楹者蒼其

柱也斲桷者磨其榱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禮天子宗廟山節藻稅複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

楹傳曰天子諸侯黝聖大夫倉士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傳天子之桷斲之礩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

之礩之大夫斲士斲本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

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

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

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曰由漢明帝

始也夫音扶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

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

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

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即光

武更平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



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通考趙氏惠曰魏明帝青龍四

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廢庫為次屋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傳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袞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復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益生於原廟

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

致顧乃楛

姑沃反

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

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

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

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

於甲反

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

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

朱子曰更

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



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竊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  
之心宜亦有  
所不安哉

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  
有終不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

再然立

亦至于我朝

音潮下同

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

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

音習

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

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

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

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

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餘非

原

責叔孫

通之舞禮

禮儀

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

未有正其罪者

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高帝子也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書明帝紀十八年秋七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



卒數人供給洒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於今

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

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

不自致於此也

朱子曰不起寢廟明帝固不得為無失吠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

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而已耶又曰如李氏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抑嘗觀於陸佃

字農師程子弟子

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

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

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認討論

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

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三帝三王

之盛故尼

女一反止也

其事而齋

音色正作齋

其搏耶嗚呼惜

哉

朱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幸未及營表世莫

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爾然陸氏所



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

朱子曰佃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

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土之向南向北而得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而張琥音之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

議庶幾近之

朱子曰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

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

讀者更詳考之

則當知所擇矣

通考吳氏澂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主為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

西三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為高為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廟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貴祫而無太祫貴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大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



之又曰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禩之宗子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之類也于禘及其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禩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墓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况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

盧之為果羸魯果反果羸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

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他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地

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

玄雉入于淮為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下同曰蜃者蒲盧

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

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

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

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

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

羸矣况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



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  
 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  
 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  
 無所拂音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  
 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  
 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  
 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

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  
 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  
 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  
 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亾久而  
 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  
 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  
 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  
 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夫聲下文則知為知非知



明知語  
知竝同

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  
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  
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  
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  
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  
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  
分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  
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

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  
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  
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  
也歟○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  
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  
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西山  
真氏  
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  
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



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  
 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  
 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  
 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  
 得不脩乎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  
 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

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前漢賈捐之傳捐之

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  
 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  
 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脩文逸遊之樂  
 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元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所以為勸賢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  
 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

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  
 貨而惟德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

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

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所

以為勸大臣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庶官無曠則大臣  
 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佐人

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大  
 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盡其誠而恤其私則

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



以為勸士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為貧使仰視俯育之不給則士必不肯盡其力此勸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庸士耳

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歲斂則民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時使不盡人之財薄斂不盡人之財

道也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歲斂則民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時使不盡人之財薄斂不盡人之財

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

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矣為

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

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

西山真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衛

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置

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

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

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



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  
 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  
 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  
 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  
 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竝  
 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  
 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  
 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

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

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

古銜

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

毗亦反

之後則

惟康叔聃

他談反

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

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

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聲之

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



趙高朱異

音異

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

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

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南史朱異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叅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字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

謂如

都故反

賢嫉

疾音

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

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

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

上書其畧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號為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亾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如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

去聲

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

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



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  
 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  
 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下同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  
 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疑也防畏備者愈密  
 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  
 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

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  
 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  
 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  
 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  
 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  
 夷也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音至反長上聲遺維季反人  
 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



相和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施去聲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

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曰楊氏之說有虛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

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

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吉

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

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

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讀如

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

經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鳥足

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

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

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

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

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

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

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

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

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音與說音悅取容也

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

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

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

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

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

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

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聲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



已益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

去聲下如

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

去聲下如惡同

惡必不能如惡惡

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

將無所施而不列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

之而無遺矣

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中則中庸之極功

曰諸說如何

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况



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

去聲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

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

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

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

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

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

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

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

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

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

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

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

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

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

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夫音扶下同天

直忍反兆也

而萬理兼該無所



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

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

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

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

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支義反

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

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

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

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

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屬氣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



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  
 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  
 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  
 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  
 容中去聲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  
 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  
 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  
 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

不去上聲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

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

而不敢懈居監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

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弭盡滅不得以為吾

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

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

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

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觀之則其為惡



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

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

不誠耳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

妄乎朱子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

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

為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為惡者亦可以言誠也

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

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

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誠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

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

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

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

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

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

聖人為不欺則不可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者深



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  
 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  
 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  
 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後言之以發其端而  
 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  
 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  
 以見形旬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  
 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陳氏曰學

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  
 理會故曰博問不可粗略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  
 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  
 盡師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  
 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  
 有所得則可以辨別眾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  
 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後後篤力而  
 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  
 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目道理方實  
 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  
 方可方固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  
 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  
 必欲無一埋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



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魯水反後言積累音同而貫通

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

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田藍

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問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

去端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

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

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已而後可進則是

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

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已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學也問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

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

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



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  
 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淡而不止則又  
 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  
 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

藍田呂氏

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知所以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

尤有功也

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

○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

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亾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



體微也音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豈無實而有是哉

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

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

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聖

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

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

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誠明

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

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

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

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

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

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

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

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

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

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

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

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

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才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則卑人也

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

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

恐亦不能無誤

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

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以至簡至易

去聲

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

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



實然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誠明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

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人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自誠  
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已之忠盡物之

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

今不得而錄也

程子曰盡已為忠盡物為性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

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

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

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

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



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程子曰自人而言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



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

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別反

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

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

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

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

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

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呂游楊說皆善而

盡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

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

胥失之矣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

固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

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

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

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

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

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

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

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

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知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



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  
 故人與天地竝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廣平  
 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  
 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  
 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  
 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  
 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  
 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  
 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  
 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  
 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

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  
 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  
 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  
 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  
 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  
 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既是四端安得謂  
 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  
 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



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

**程子之言大意如此**

程子曰人

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歸于誠

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

**衆善之意**

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廔之黨黨乃潘廔之子廔音汪與養由基楚善射者蹲甲而射

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楚共王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音滔弓衣也以一矢復命○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

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朱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又以形為參前**

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

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

羊諸反

**至於明**

**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

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

**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



動為徒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  
 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  
 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  
 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  
 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  
 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  
 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義誠能徒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  
 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  
 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  
 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

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  
 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  
 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眾  
 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以為  
 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  
 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  
 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  
 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  
 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  
 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



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龜山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

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

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

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

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

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

反以是為妙哉

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

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

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

之說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

釋子謂又不

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

是野狐精也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



造焉董平曰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心靜而明矣

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

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

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

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在知道木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

而誠之耳去聲下同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誠

此為無所當去聲下同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誠

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

道無所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

之而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

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

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



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

未免於間斷

上去聲下徒  
玩反後並同

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

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



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

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為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陳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以智為體而仁為用成已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



主行而言故以仁為體而智為用也仁智之所以相為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以為體而智之所以為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為體而仁之所以為用也楊氏說物之

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

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

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止

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

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

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

實之理喻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

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為物終始

天時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遇已成物之功廢則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

息不息之辨恐未必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

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



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

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

雖密而意則疎矣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呂氏所謂不已

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

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

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

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

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又

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

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音扶人之充其良

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

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

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

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



累漸次之計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

於誠由不巳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藍田呂氏曰雖天之

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  
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  
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  
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  
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  
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  
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竊神知化德之盛  
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  
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  
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楊氏動以

天故無息之語甚善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  
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

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

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

端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  
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

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  
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  
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

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巳則亦猶呂

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  
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

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  
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巳大抵聖賢



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

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

其粗者皆或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

章之博厚高明益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

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凝焉皆

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

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

大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

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

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

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

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學者學行得

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

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齒莽極高明

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

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

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

察來皆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張子

其義也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



因之

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

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

同汗合俗矣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

耳

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

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偏此致廣大也非盡

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

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

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

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

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

○格庵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以游氏

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

一節承下一節為游氏分別筆列至道至德為得之

說兼讀其義始備

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

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于天下蟠

于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為極

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



分則其失愈遠矣

廣平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

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

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

凝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

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

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

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

益甚矣

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

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

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枯於儀章器數溫故

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致道之凝哉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

大意固然

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

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然細分之則溫

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



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  
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  
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  
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  
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  
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  
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  
之通言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  
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  
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  
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亾猶未有能更平聲  
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  
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  
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來徽號以新天下之  
耳目而一其心志

通考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爲正以



夜半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雞鳴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平旦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為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為二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

若三代之異尚其見賢遍反於書

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

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

倚杙音兀隍倪結反而跬犬委反步不前亦不待禁而

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



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于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首歲備存三歲備類音眺五歲備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便瞽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史諭之聽音聲

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彊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尺為紀而與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

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二重即三王之禮此即鄭註之說唯呂氏一

說為得之耳說見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

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食允反也藍田呂氏曰上

焉者雖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

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土去聲天下者



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  
 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  
 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  
 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  
 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  
 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  
 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

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  
 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  
平義反及也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  
 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  
 德之川流於音鳥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  
 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  
 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

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

也由其行去聲下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

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

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佾篇禘自既灌而往章下由其書

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

也居宋而章甫也以及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

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

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

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

推筴筴與策同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

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

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

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口點反於是哉

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史記黃帝本記云迎日推筴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



公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

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

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

事也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

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彊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

於義故有別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

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

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

屬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

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

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

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

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

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

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者建中于天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



而已此至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廣平游氏曰德者其用也  
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武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

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



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

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新安陳氏曰詩意本

謂豈不顯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為語助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諸說如

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有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

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

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餘私智以為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

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

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

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

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

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于無聲無臭其用

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

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

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如此章承上文聖

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

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

失其章旨矣藍田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



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藍田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德轉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息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

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至以知風之自

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

微明達暴著藍田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

○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藍田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

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藍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内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已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

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



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

世說者乃有淡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

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

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

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

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

非儒者之言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

故曰不厭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

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廣平游氏

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論三知未免牽

合之病廣平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

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

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夫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廣平游氏曰

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

如毛既以有所舉矣則必息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楊



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畧同山楊氏曰世

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藍

田呂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

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

以為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為和其風之末不免乎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而其取證

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

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

呂說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

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輔如毛為有

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龜山楊氏曰德輔如毛

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

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

侯氏說多疎濶惟以此章

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

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河東侯氏曰

自衣錦尚綱

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

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  
或問  
百五十一

中庸或問

百  
世  
藏  
書  
記

百  
世  
藏  
書  
記



